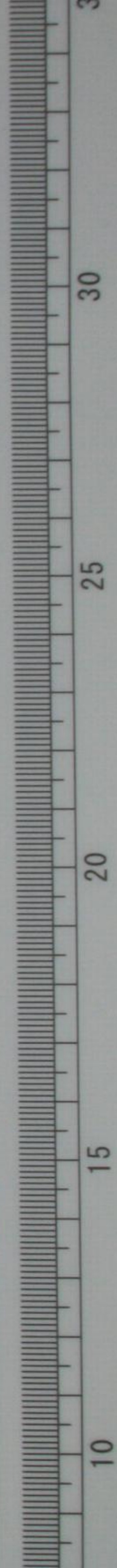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廿五
廿六

イ13
1055
14



413
1055
18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五

蘇轍子由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此篇與乃兄代張
方平書參觀可見
二蘇用意彼渾淪
此破碎不無優劣
而文之精明可法
則却在于此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
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
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
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
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
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

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
 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
 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
 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
 所懷上為陛下叅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
 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
 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
 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
 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
 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

此文妙在不立自
 己之說而使人主
 思其既驗者故於
 此提其大意而後
 細說之

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
 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
 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
 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
 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
 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
 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
 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
 其為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
 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

始点出悔恨字為
 後三悔張本

不立自己之說故於叙實中比並利害而言使談者以謂是議論妙

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為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送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

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并營，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眾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并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

三段相啣接不可

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焉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詰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入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

列舉三悔然後把
已悔未悔兩意查
聚重論文乃有開
合
再以臣開提起文
乃有抑揚

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乎？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

提兵民敵三者而
歸重於民以土崩
之勢也結之法度
整齊筆力縱橫此
等處小蘇獨擅以
勝父兄

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
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
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
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
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
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燠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
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
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明李流賊之禍已先見於此書以饑饉積悍之
民奮為羣盜明李流賊之禍已先見於此書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
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

雖欲復悔無及總
結一筆意似已竭
再以即位今日對
證以雖然云亦
悔之矣握進一層
為刺骨之論如繭
抽絲
沈曰凡為君者宜
存此心不止宋神
宗也大抵即位之
初每懷兢惕既而
侈大之心漸生阿
諛之言日進法家
拂士胥遠而人君
予聖自雄不能挽

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
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
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
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
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
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
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
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
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
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

回矣為大臣者當防維匡救於未然也

言情事處深如刺骨明如照鏡非蘇家之筆誰能至此至此而不悟非獨神宗蔽錮乃天厭宋德也

蘇家拈出經史處人人目之所到而心之所未到化腐

不遂而變以從眾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為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克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克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克國遠甚克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克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

為新變死為活可為讀書之法

癸未元日閱此併批此日晴園梅開兩花

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儲同人云此書本為諫青苗助役係甲而發却歷數從前由其所悔以開其所未悔又引初政之得以形今日之失如此立言真入人主心坎中可謂善於納牘矣

因其已往之悔而竦以將來之悔此乘其本心之明而動之也無如安石屢以去位要君而君心復為之錮蔽矣為之三歎

事出急迫故大聲疾呼不須多言妙明李夢陽為韓文作劾劉瑾疏韓閱之手刪其文句曰不可長長則上不讀畢也此意告人主者不可不知也

引罪自任不復分疏以舊詩傳播雖欲自新已陷刑辟

為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

云云甚妙

舉兄語為哀痛之言動人處在此

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措語婉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此尤見才之足用後效可收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况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

又引罪自任不復分疏但望免死妙

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未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本無明文。必不敢抗拒。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墮越之至。

若明辯無罪。恐於觸上之怒。故認好談古今。語或輕發。不求湔雪。祇望未減。以免下獄。論死為幸也。

情辭哀惻。如赤子牽衣呼籲於慈父前。至尊自應感動。○東坡初下御史臺獄。方寢。忽有二人排闥入。投篋於地。即枕卧之。至四鼓。東坡覺有搖撼其體。連語云。賀喜者。東坡轉反問之。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去。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覘之。小黃門見其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此事載春渚紀聞。東坡親為何去非言者。附記於此。見宵人之害正。裕陵之知人。而東坡之問心無媿。臨難

不驚尤為不易及也。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極似乃兄策略第一首

自已受知處說起硬坐神宗身上使其受盡言

臣竊疑之虛引一段然後言弊故柔行與入得告君之體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

自新法起以來爭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為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

有所不知無所不知兩意為層折語婉而宥有動人主處

為陛下恨也所以為陛下恨也又作

層折之筆

隆護得體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為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

且今一句頓挫起下文甚有勢
恐窺淺深耶乃佳
不說了忽入譬喻
是蘇家常法真訣

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

一譬如策畧首篇
以天行喻君德一
段

譬畢又不直入人
主身上又引傳曰
云云然後以今陛
下起直到臣請伏
誅又以不信臣受
其弊一及為波文
字乃不平直亦婉
而宥有動人主處

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
使密雲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
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
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去塵垢遷
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
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
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
行之期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
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

又引古語其意不
窮有餘音嫻嫻之
態

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
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為社稷籌
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
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輒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新法之弊子瞻爭於前子由爭於後而子由所陳
尤為愷切不啻長沙之痛哭也既司馬公革弊政
後呂大防劉摯進調停之說後李清臣更進紹述
之說子由屢爭不勝而天下事不可挽回矣姦人
流毒一至於此○上書後又有畫一狀四條不及
備錄

確等先帝所用以
行政今政已革矣
而所用之人未斥
去故此狀錯綜言
之極有苦心極有
妙構而使讀者不
覺其艱唯見其快
所以為子由

先言神宗用確等
之本意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右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
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
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
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
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
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
求賢自助以利益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
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竊取利祿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

次言神宗用此革
行此政弊至此悟
非欲改不及而逝

次言今政所革乃
繼先帝遺志

次言罷黜小人

臣愚一句空中霹
靂前後筋節皆動
忽為雙調言小臣

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
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
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
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
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
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
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
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此數事者誰之過
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
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

大臣罪責輕重而引歸確等身上

次言朝廷體貌確等確等安之不肯去

終言確等為先帝所用以行秕政任今朝變革之際安其位不退而無所當究其心不過歸罪先帝而已處無

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鎮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按確鎮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覲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罪也夫為大臣忘君狗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

過之地自篇首錯綜數次專為此段張本秋霜烈日之筆刻心洞骨之論

餘意言確等斥逐不足惜

又言斥小臣而舍大臣之不可以應中段篇法匪密而

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鎮之罪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鎮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

不見扭捏之痕此等處唯子由擅之

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為國乞宣示此疏使確績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為恨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自處無過使先帝獨被惡名庸劣心事如繪臺諫如此始見朝廷有以○前已有二疏矣分指二相之惡備前疏中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冰炭不可以一器梟鸞不可以共棲共絲臯繇不可以同朝顏回盜跖不可以並處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諱故易間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恥集詬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蕕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

子由言温荆二公
之人品才能皆數
言而定平允的當
史書所未及余故
点出使讀者着眼

雖是過激勢之所
必至不言

馬光為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
同敬。至於韓縝。如屠沽之行。害於而家。以穿窬之才。
凶於而國。皆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
紛紜之論。不可具載。此何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
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
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烏
喙合而并食之。陛下以為茯苓長年之功能。勝烏喙
殺人之毒乎。臣前後六上章論縝過惡。乞正典刑。至
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縝先朝舊臣。不可不用。則宜
早罷光政事。使縝自引其類。布列於朝。臣等亦當相
此過於憤激。非告君之體。

此一政快論篇中
精神所匯

率而避之。毋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其禍。自古四
夷內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
高后之世。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至渭北。
今二虜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虜
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此何意也。虜
誠見縝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為
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啓姦辱國。必始於是。北
虜。尤快。虜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虜以關國七
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而朝廷以盛國七百里。而
相縝。臣愚所未諭也。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

制雜議。正續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誣上之罪。謹奏聞。伏候敕旨。

沈以為得元然刪之終非全璧

力破中立調停之說。真覺一字一快。中間節去漫冗。照儲在陸本。

東坡兄弟皆以名

節相砥厲立朝不

阿正言不諱而子

由為言宦培擊大

姦不遺餘力見之

文字千載有生氣

古今來彈劾之文

少具此筆力者宜

乎快讀者之心目

乞誅竄呂惠卿狀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妒賢疾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叅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

以下言其立朝本義

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末
定荆公一生人品

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實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帝開琦言亦知新法害民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榮感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以破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

先言其助安石行

新法

次言新法中手實
一事

次言起大獄

薄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割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筆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脇士人。如鄭挾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

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靡費資糧。棄捐戈甲。以鉅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入。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塞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

次言其開邊釁

際 以下言其私行交

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也。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為。雖問閭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交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雠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

沈曰呂惠卿固負安石然使惠卿得行其惡者安石也安

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賣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年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

石宜服上刑惠卿次之乃元祐反正後首贈安石太師而惠卿加以貶竄殊失平允中正

就私行言其不可一日立朝之意

蘇家於史學串穿馳騁使用自在如取之囊中而切於

一。旦。爭。利。遂。相。扶。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自。畏。之。夫。人。君。用。久。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麁。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弑。君。樂。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守。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

今事親切著明可為讀書作文之法

至此混融私行立朝而頭而言到已所以敢彈之之意

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並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

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孤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汗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始則助安石以行其姦繼則傾安石以奪其位要之一副心腸非兩般面目也分上下段痛切言之筆下秋霜烈日足以落姦人之膽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為恨。而流放以來。迨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為之涕泣。况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更改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為言其冤者。臣與俠生平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為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

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語雖不多。而層層都到。令讀者惻然。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

此段似太重複。然以文章繁縟二句。是綱故其道以下。是目。

通篇商周強弱對縮。如無主客之分。然其意隱然側重商一邊。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一句。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一句。可以見焉。

一順一逆。雙雙對縮。而至其末也。乃可以有兩立句。住。

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_{氏。作。論。皆。然。}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其至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順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

着主意在此

篇首以周公之治天下起故以其所以治魯結篇法手法並極自在

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剛則易折。柔則不振。此孔子論政貴於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也。行文紆餘婉折。以氣度勝。視父兄文

亦有剛柔之別

六國論

蘇氏之文本於戰國策善把數國國勢攬簇而論子由學之作此篇耳秦之有韓魏句是起韓魏之附秦故也是結專說秦忌韓魏却以秦與諸侯對舉提起為冒下又以委區區之韓魏使天下徧受其禍一段補之是以文意縱橫錯綜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嘗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

眩讀者眼華韓魏塞秦之衝數句一篇首腦

夫韓魏諸侯之障此豈知天下之勢哉數句牽上搭下一篇脊脊

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豹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

以下至秦者將何為哉所謂自安之計在此此一篇闡

與

通而論之上半錯綜秦與諸侯而注意于秦下半純說諸侯當重韓魏而末以彼秦者將何為哉一句逆收不脫秦字筆力可挽

萬牛

蘇秦說趙之說也。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厚韓魏以擯秦此即蘇秦說趙之說也。子由窺破此旨而暢言之。覺天下大勢確不可易。○老泉論

老泉論其意平直不如乃子文錯綜奇變

其弊子由論其勢

三國論

起法突兀一篇英奇之文非此提不起

天唯智勇句是蘇家常調

時為詠歎亦其家法

入題未幾忽又入高帝去手法不測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恃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逢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

惜乎一句如憑風而呼下面趁勢捲起

此等形容委曲詳盡筆無遺憾使讀者人人領解古今唯蘇氏蘇氏唯子由而已而項一句頓落絕

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

妙他人必費幾句然後至項籍一小段洗發主意承上起下

前面說用其不智不勇閉門拒敵之意已詳盡此處唯說所以用之之術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側落到劉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得其地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推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

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是主意，却在最末入劉備處頂之而說一順一倒主意明白。又把地與將氣三事順叙以奔走狼狽承之應上半篇不智不勇以所以自用結之應下半篇之意。添得高帝一句掉尾呼應，惜夫云云句。

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表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蘇氏父子每不足於昭烈武侯，而以漢高帝為千古之英傑，此亦事後論成敗之見也。然以昭烈為

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不知用其所不足。此論大是。與子瞻留侯論能忍不能忍意足相發明。

隋唐二論子由文

中之最足不朽者父兄無此着實又無此明亮非二十分識力透徹人情世故不能做此等文

一篇結構在物重人輕人重物輕兩意使它人作之必對舉兩意為雙關法今以人重物輕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久也。堅物之所以去久。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久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以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以德懷之。則不若使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

名曰隋人天家貴本

卷之二十五

隋人

說起末亦以此結住而物重人輕句唯一見不復言古人之不可及處正在於此以術留天下去即物重人輕之意下面說秦說隋處皆以此血脈通貫其中

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

重失天下云云即以術留天下以上是客故入題處直頂此意見天下之久不定云云冒議論而起主客體裁宜如此

說客處敘事多說主處議論多以客形主法宜如此

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並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

說隋一段多議論故結處不復別著斷語以無以異於秦也結之與上段相聯合而已是取捨詳畧法宜如此又歸到篇首之意忽插入慘急一倒句收不脫題出以

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其輕夫惟視失天下其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

對語使讀者不覺用筆敏甚起處用短語結處用長句全勢勻稱

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秦隋之慘刻少恩欲藉以威服天下而不知廢德而尚威正以失天下之心而速之亡也隋之守天下與秦一轍故備論之文以此事定彼事者援此為法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

古今論天下大勢者賈生治安第一策以下不世出至柳州封建論老蘇審敵結構布置猶有典刑此論却於數子法外為一往明變流易之文尤益初學作大文字者當自此等悟入封建論不置破題於首此論不然

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擅權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

申。內重之患。

申。外重之患。

外重

復固不可使在內。一語故客主判然。又化板為活法也。沈曰並舉內外之患已側重外患一邊。

極言內重之弊。預為結尾伏案。

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願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

漢初外

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漢末內重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
 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
 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摠收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

說內重之害耳。
 此似總收內外然。以且夫天子之於天下。一段承之。仍
 大聲暢言。
 廷權臣山林匹夫。
 輕說過直至朝。
 在說內重之弊故。
 其彰較者作者意。
 之禍八王之亂最。
 數代間亦有外重。
 大聲暢言。

唐初之制。內外而重。其至外重者。後人不善守其法之所致。宋太祖矯枉過直。偏重其內。是子由平生所憂。故喻以婦人女子。極論不可。
 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外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此段真個總收內外為唐制內外西重張本

杜牧之戰守二論
原十六衛新唐書
兵志俱似讓此通
暢明盡

前面說周秦處實
借客形主故入主
處視前較短而不
覺其短

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
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
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
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
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
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
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
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
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

以上窮其所由勝
敗以下趨筆證外
重之利遙應前面

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
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
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
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
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
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
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
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
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
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

說秦弊處手法甚奇敏

此處猶可置數語以前已詳盡故約畧結去

唐初之制內外兩重其衰也外重而外重者由後世不用其制

肆其後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言唐之禍敗由府兵之衰其弊在於由此觀之兵之在外而內輕非府兵之制有失也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府兵之制內外輕重相制相維有周秦之利無周秦之弊為歷代之最善後之禍敗緣廢府兵而外偏重非立法之初即有釁也前通論古今大勢而唐制之有得無失自見具此卓識自能發為高文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六

蘇轍子由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臣事策一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

二蘇時務論策並為後世讀爛在今視為陳腐然在當時開天地未有之體如子由委曲明曾古今長技特視諸乃兄微覺板與太熟耳

是以舉皆數句所謂太熟可厭處

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
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
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
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
之上歷代權奸盡此一段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
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
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
爭二。段。分。別。權。臣。重。臣。正。如。斧。以。斯。之。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
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
廷之中天子為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

前而一正一反似
無輕重至此側重
重臣一邊天下安
可云云用倒挽之
筆佳絕且今云云
頂此重說益見側
重之意

急情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
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
為己之私勢要合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
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
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
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
為天下安可歸重重臣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
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
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
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

說重臣處又忽帶
說權臣借容形主
又昭應前文雙關
處見篇法不踈脫

引證此一事乃有
生色

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漬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格君心之非者能擁護太子，以待上

臨末別抽出一意
為結處導引然其
實自前面意中來

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

蘇家為議論每於最尾引一故事為證趨勢為結其傳家訣也此文以而字一轉以非字決之筆力最奇敏前面帶說權臣以後數十行總不見權臣二字至結處忽見之仍以重臣句掉尾最妙

莫若後世通病也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宋璟欲誅張昌宗亦昔申屠嘉為丞相至証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儲同人云治天下在養重臣養重臣在寬其法當時如韓富數公可謂重臣矣子由生其時目覩其效故言之親切有味如此
惟朝廷無重臣則權臣之勢成矣蓋重臣一有不合則引身而退為權臣者務先委曲承順至於把

持國柄然後惟我欲為而君亦處無可如何之勢此莽操之相所由熾也文中痛切言之若預知李忠定汪黃之事者

臣事策四

此篇頴濱文中之
不太熟者
起手簡勁直截而
足壓全篇大佳讀
此篇要看其不費
力處

不言處置獨言其
弊起沒得休亦不
費詞句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
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
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
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
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
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
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
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
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

由此觀之幾句住
着亦不費力以譬
喻補之

一喻不歸到正意
直入題是等駕空
省手處蘇家秘訣
也

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方正學源慮論所以作也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
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
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
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
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
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
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
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如李嗣源之類以為子而授之，
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
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天

作者意主言其利故方其不為亂也轉得敏捷讀者不覺知

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是一篇主意而此處一見四面觀貼此句可見文品又可見文力

莫敢仰視忽複一句入議論筆態掀翻可喜可愕

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此初制之得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脇從駢起之歿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

然而云云忽歸到唐季五代不費力極佳極妙天下之事有此利也提得英發其實頂臣以為不然句末是提是頂讀者唯覺其暢快而已

其意以為數句回護得妙亦不費力

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

自天下之事有此利也抽出一頭來一意數提不覺其復唯覺其暢所以為子由

雖指天下与之句可愕其實自指兵之指來故忽以而况一轉即住忽轉忽住然不費力自處置入議論處亦不費力忽轉忽

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入之成功必先指兵以與人欲先指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指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

住而顧中權起頭一系不乱

子由此論其一生橫胸者宋之病根也然中一段言唐季五代利弊處切中日本中葉之事蓋日本倣唐制故其弊亦酷肖于唐所謂饒令背朝廷勿負八幡公也

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宋祖釋天下諸將之兵權有鑒於五代方鎮之亂不知國無重兵金人得以長驅而入二帝北狩不旋踵矣樂城逆料其變而籌之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者蘇氏父子之策徽欽南渡時一一皆驗豈猶夫搖動唇吻妄計事勢而初無實效者哉

不冒主意直入周秦又是一格

民政策二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畊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鍊。句。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

是冒頭議論及置于此文法變

兩層

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此使之然之實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

又兩層

把周秦翻弄為小結住

披一筆

勢字頂至便之勢來是線索

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

古之聖人云云將露正意忽出一喻是養局法亦蘇家慣用

又披一筆

有人使以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

聯合兩頭

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弟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弟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實。人。誰。趨。其。實。而。赴。之。出。別。開。孝。弟。忠。信。一。科。耻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疇。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意。倍。醒。氣。亦。倍。足。其所欲。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弟之

打成一片歸到周秦篇法極匪

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欲。然臣非謂孝弟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久之術歟。以科舉之文。而求孝弟忠信之士。此必不得之數也。古今通患如此。主意只在兼開孝弟之科。而前半從周秦說來。見仁暴雖殊。而各盡乎使民之實文之紆餘委折。不使久一覽盡之。

古詩八名家文評

卷二十六

元祐會計錄序

二蘇論策多係少
作有喜事之態至
此篇骨重氣沈法
整語鍊實歷之說
鑿鑿有據

讀去似是平平其
實鍊達老成之言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
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
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
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
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
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
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
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

何獨宋祖古今和
漢創業之世莫不
皆然

歷叙處文氣極似
史公平準書而精
鑿過之

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
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
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
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
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
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
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
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
列國欵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
畜金幣為珍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

通鑑綱目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增訂六方家文讀本 卷二十六

連下矣字為片段 亦是平準書法

懷服幣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口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

物官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

增訂六方家文讀本 卷二十六

前段歷叙列世而入當今此處不置一議論不可收拾

重在法以為久上

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

撇開德字單歸法字

篇內歷叙屢時舉別藏至終又言之豫禦齟齬之悔也曾子固過關上書視此真小兒謔語

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食。貨。有。志。不。獨。關。一。國。之。盈。絀。即。君。德。之。恭。儉。汰。

侈於此係也。篇中雖竟領會計而戒禱祀防用兵。咎新法以修德立法為主。此老成謀國之言。與剝民富國者有忠佞之分也。文氣雍容。近於六代以上。

古今家誠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

幾諫不敢顯引起父母之於子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
 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
 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饔。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
 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
 必忠且盡。而况曲折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
 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
 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
 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
 以為此。合眾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

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
 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
 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
 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
 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景修念母。故作家誠。文中寫父母愛子之心。無所
 不至。蓋極言慈而孝之當盡。益可知也。此等文。可
 與蓼莪之詩並讀。即可與蓼莪之詩並廢。

齊州閔子廟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儼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

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路波折達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主位故用明點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猷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債。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險。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

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行。相。同。概。舉。三。子。而。閱。子。之。不。任。可。想。象。而。得。矣。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聖人道大，可以轉移惡人，而不為惡人所汙。未至聖人，守不善不入之義，可也。與漆雕開、吾斯之未

能信，又是一義。平直紆餘中，自露風骨。穎濱文品，別於父兄，以此。

宋人記文大抵皆
主議論後世摹倣
愈出愈腐此篇平
平叙事未着數行
議論沒緊沒要無
甚結構而讀之有
餘味乃兄恐亦閣
筆矣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
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
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楹。蕭然絕俗。車馬之
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
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三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
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注留宿於山上。以此居
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
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

虛舍後半適意為樂意

揆賢堂記叙山水
處亦不下此篇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
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
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
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
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
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
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
浮。子瞻未始不蹇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
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

語妙

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少。破。觀。打。魚。云。既。飽。歡。娛。亦。蕭。瑟。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諸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孟。子。所。云。仰。不。愧。於。身。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筆墨條然後半言樂因乎心而不因乎境雖未道出孔顏之樂而與子瞻超然臺意已兩心相印矣。當時四海一子由不洵然耶。

起法簡老韓柳不
過

略叙形勢後遂点
題叙事兩層頂題
而出此法尤佳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

夫風以下至而風何與焉數句一篇根柢語氣酷肖乃兄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歎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而况不然以反振見勢而後以烏字哉字掉尾文字雄麗與題相稱

范文正岳陽樓記雖古今所稱而視此篇工拙天淵無它板與活卷與靈異焉耳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
金玉錦繡。五鼎大烹。焉往非病。中無自得之實也。空室蓬戶。疏食飲水。焉往非樂。不虧性天之真也。子由雖未幾此。而見能及之。借題發揮。真覺觸處皆是。

上樞密韓太尉書

此篇讀者唯稱其豪宕余獨稱其靜恬何則上權要人書誰不自術以求其援引者今謂魏公是天下壯觀之一欲一見以壯已之文氣其立意豈不澹泊可以想見其為人也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自微生十有九年矣筆勢驅突而來

至而徹也未之見
馬一頓力截奔馬
自且夫再提前意
重言之如波濤杳
颯非此則一瀉去
不成文矣

為政與學文輕重
較然然此篇主意
在學文上故云云
耳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
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
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
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
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
可知。又幸矣。

雖以孟子司馬遷並舉。然通篇文字多從太史公
周遊天下數語生出。一往疎宕之氣亦如公之評

太史公文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未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惟幄是望。公來
 自西。會契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姪在位。成王宣仁
 在左。曰予憚憚。誰恤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
 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
 歸歟。公畏莫當。遄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
 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
 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勢如絲。衆比如櫛。治亂
 之機。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
 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

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
 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
 於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
 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衮蟬冠。遂以往槩。公之
 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畊且耰。公雖云亡。其志
 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母隕匪以
 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
 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哲宗初年。剷除熙寧弊政。自司馬公沒。始用調停
 之說。漸則小人朋興。既則君子竄夜。甚至宣錮口

馬氏子孫而宋之社稷遂成南渡矣。文中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數言。真老成經國之語。

此段文字為馬氏子孫而宋之社稷遂成南渡矣。文中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數言。真老成經國之語。此段文字為馬氏子孫而宋之社稷遂成南渡矣。文中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數言。真老成經國之語。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236